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進士臣黃嵩齡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七

明 范景文 撰

碑銘

明資治尹中議大夫官公墓碑

崇禎乙亥楚齊安官公以翰林院提督四驛館太常寺少卿中憲大夫晉階資治尹中議大夫卒於蘄水之里第公子撫辰手自為狀徵立言者誌且銘已告墓矣惟

公生平經濟宣力効忠不可泯沒虛隧道而負鼎願有
穹然者珉之可也公諱應震字東鮮別號暘谷其先自
豫章徙楚家黃岡之烏林繇守忠四世傳如臯是為公
考公少俊悟授讀即能文十三補博士弟子萬曆甲午
舉尚書第一人戊戌成進士初拜宛令於錢穀獄訟精
晰饒智計直洞人隱黜鉤距卻金矢士民愛之亡何奉
贈公諱還南跣而號灑泣無乾土哀感路人民屝履走
送百里外居喪幾毀再令濰濰苦權傳翼者恃璫橫妄

肆苛暴郡守而下相戒以目毋敢問也公詞實計逮數人詣白臺使論治如法隨疏公名以聞清彊之譽赫於中外俗故囂訟勇私鬪公為講律要著條約示勸懲嚴保甲簡勾稽更條十二過十二收一時以灑變又通錢法弛鹽禁課入有程斗侖有量廩蓄有儲無告有養民間稱便以至捐田餼士額倍賓興刈楚掄材登選經術咸歌豈弟矣平徭如渙除蝗如戴封放囚如虞延潔廉如孔奮其他異政俱騰剡牘丙午以最封父母如其官

明年入計旌吏天下第一去濰之日攀截載道如去宛
時退而祀於社庚戌選戶科給事中壬子入垣首請蠲
稅疏不報後因司農告匱公上言課額之在民者求日
減在邊者求日增在朝廷者日溷淆於額內外而不可
詰因備指減與增與那藉之失縷縷數千言復請赦卜
置夾輔請嚴序廷試考館大選法請更錢局請裁光祿
費請罷稅留稅卹省直水災請封福藩請婚瑞王開儲
講通言路補大僚銓臺省釋忤璫起廢佚赦累繫諸臣

請寬派佃議改折減加賦披赤吐素耿耿忠謨時或抗
旨力爭犯聖怒上素聞公直常從小黃門問公年貌弗
罪也公久歷諫垣受知神廟再邀譽命榮逮二人光廟
初復晉今官公先後獲賜金幣有差方擬大用公致政
歸里十五年而即世矣公性孝友敦睦居恒建祠置田
設塾焚券賙貧以迄封樹津梁少可利民務求當一切
而以德報怨孳孳為善不遺餘力其食處恬簡衣必重
澣杜門屏跡於浹水之陽邃心理道於天文地紀六甲

陰符兵農卜筮九流之書無不淹綜著有二式兵占經
解禮考奏疏政紀備荒二書雜言詩草家乘諸編撰尚
多俱藏於家考德論世誦詩讀書可以窺公之生平矣
公年六十有八子四人女二人孫男女各七人嫻族皆
高閎具誌狀他日有過西陽城指公故居至蘄春望公
佳城下馬讀碑拜公墓知有暘谷先生子孫勿替世業
代興豐芑之源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明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旌考紹中呂公

暨元配淑人孟合葬墓碑

始余與介孺為同籍兄弟交相善也已而俱筮仕於齊魯之間行部所至時為過從以德業共相期許已俱入為天官郎其再推文選考功也適當甲子之冬同為逆璫所抑至介孺之去南機務余實代之而余所假節鉞稱撫軍使者又實莅公維桑地行徑聲味無一不同故知公家世者宜莫如余而封通議公紹中先生余所夙思一父事願一登堂拜於床下者也公歿之明年介孺

以狀來徵墓門之石余雖不文其敢以辭謹按狀公諱某字某紹中其別號云裔出四嶽系出宋文穆公占籍雒陽文穆公之後貴顯於豫者十餘世皆名公卿而公家以別派自河東來遷新安至介孺始大然其積德好修非一世矣始祖曰俊再傳而為鑑又四傳而為思聰人稱長者思聰之曾孫有曰鄉者即公父也鄉篤彝倫能退讓施濟所及遠近咸被其歿也里人慕之共稱曰敦懿介孺既貴贈官如介孺秩而其配累贈淑人曰牛

氏者以孝節顯天子至下其事旌門閭則公之篤行純
備夫有所受之故曰非一世矣公生而有異四歲卧廳
事下暴風雨摧棟破壁覆其身家人驚遽曰死矣及發
覆啟視之熟寐如故卅歲操觚文思斐亶敦懿公每撫
之曰是兒將大吾門亡何而敦懿公捐館舍孀母支機
稚雛當戶茹荼受侮如巢葦苕而公內承甘肫外供徭
賦險阻備嘗不復能從事鉛槧而補功曹然敏練識大
體治獄多所平反數與長吏爭長吏益復重之歲滿當

謂選聞母疾遂中道反卒棄去之而課介孺兄弟甚力
介孺既貴敍歷中外為名公卿介孺嘗私語余曰吾非
奉大人教不及此大人嘗教祺曰人生富貴有盡耳汝
起家布衣受天子恩良厚無論生平大節即居官居家
有一事之失一錢之私其何以仰對聖明且汝讀聖賢
書所學何事汝家渭雒以來典型具在所隕厥家聲者
余弗子矣以故不肖祺奉以周旋罔敢失墜介孺既志
在澄清伉直有聲猷績懋昭立功立言備矣而公之里

居立德既貴有加焉生平好施不倦前後所存活不下數萬人而待舉火及婚喪資焉者所在皆是其尤著者若解邑尉之羈還改字之女通廣仁之梁前後數十事至煤丁之閉堙井十有三人將兩旬矣其家人已不復厝意公啟之而皆活則公之好行其德夫且有天助也古之人命德曰陰公之著者可詳也其為陰而不可詳者尚多也魯藩從千里外聞而慕義以樹德顏其堂邑人郊郭咸肖像祠之郡邑以人心之公也欲悉以上聞

而公辭之甚力語曰有所為而為之莫為善爾矣若公者素不近名與敦懿公世濟其美豈降衷爾殊乎然余猶以為其他可能也若公之孝思不匱是難能也公早喪敦懿公是時備極哀毀如成人其事太淑人也循循然動遵禮法終其身色養不渝果蔬羹膾不以獻不先嘗也匕箸饜飧雖致腆必躬親也母有疾日夜祈禱或授之神藥而瘳疾既革不解衣而寢者逾月及葬廬其墓有馴鶴產芝之祥直指上其事天子特加旌異焉門

曰節孝里曰仁孝嘉公志也配孟淑人思恭君之長女也嫻於母儀幽婉貞靜不苟言笑執饋以恭克家以儉相夫子以順御下以慈處儔衆以溫夢月入懷而生介孺訓介孺兄弟慈而有嚴威先公四十四年卒至是乃合葬於玉屏山麓之新阡爵里子姓詳介孺所為狀及蒲州相君誌銘中而余特著其大者系之以詞其詞曰峩峩嵩高京則址之泱泱雒水源則瀾之嶽降維呂磻溪啟之文穆而後十葉累之累之維何在京司馬文武

維憲聲實烈假啟之維何封公載治既仁且孝天錫純
嘏敦懿之賢後必有達其勤苗奮泉流匪過司馬之獻
如弁斯跋餽馨燕貽自堂履闈載世令德式舞且歌仁
孝名里陋彼鳴珂養隆采菽哀廢蓼莪惟孝移忠惟孝
作模天子嘉之式是棹楔里閭崇之畏壘有列太丘之
厚林宗之潔豈惟簪紱於昭前哲碧眼方瞳維社香山
闕林疏沼樂彼泌園方謂胡考如何昊天司馬解組不
自我先玉屏之麓鬱葱鍾異寂歷言歸來者是祝我作

銘詩比于邕誼於萬斯年不遐有替

重修大司禮雙林馮公旌忠祠碑

天啟改元詔從大司禮王公安請賜故大司禮馮公保
祠曰旌忠命南京守備歲饗之即其墓所在也公之忠
節皦然白於天下後世矣蓋神祖以冲齡踐極中外危
疑公先受穆廟特簡事上青宮將護之餘加以翼勵精
白一心有古大臣風其時同膺顧命者為江陵張輔公
職內張職外職內者心摯職外者才鉅以故百廢具舉

宏綱不侵遐企邇懷四方賓服玉宇金甌曾無微風搖
之隙蟻蠹之猗與盛矣使非公居中夾輔調和兩宮默
襄慈孝使太任不擅美於前成王不借法於魯宣外庭
之臣所能措哉乃過任招忌主眷不終張既洗瘢被籍
公亦坐批根南徙竟杏狐丘僅存榛壠嗚呼冤矣自古
國家震撼之際知勇虛竭之秋人多袖手攢眉低徊不
敢任而秉浩氣剛腸者捐軀盡節以事底定迨夫亂烽
息土宇寧而彼文墨生端齒牙為搨倒是非而易黑白

勢所必至自古及今每成永歎豈獨公乎然屈厄者數
信雪者時數與時暫也有永之者矣故神廟末年已燭
公寬擬賜環不果因遺旨光廟旋復升遐仍授熹廟故
初即位即下是詔當時李公掄叙舊勞督織東南王公
莞司政本新政爛然說者追原尋始歸公取友之端淵
源洵有自矣嗣是浮雲翳日君子道消王公中讒被禍
中外悼傷今大司禮曹公化淳亦猶王公之於公也從
而擯南徘徊墓側歎感焉今上瑩精治理知人則哲

特晉樞中外喁喁以觀太平乃調贊之暇寄想松楸特
捐祿俸繕葺祠墓此固源本不忘德斯歸厚亦彰先朝
之仁後世以則也李公當天啟末委蛇外藩僅以身免
今亦事公墓下而李公之後有梁公亦猶曹公之於王
公也方受上知協南留守軍民徯志更為增置廡宇廣
闢祀田拱鍾山而蔚佳氣天之報施善人夫固不爽寧
特忠節皎然於天下後世已也不佞叨贊機政與梁公
有寅恭之雅誼不容辭僭為叙述而系以辭辭曰元嶽

降真篤生異人惟帝賚弼爰侍紫宸侍宸伊何當國之
恤流寇瞰藩沖聖擁膝殫彼忠蓋殿此家邦吏肅民和
文蒸武龐猗與奮賢報功景德閔宇載恢藻羞嗣飭

文學王德啟墓誌銘

嗟乎德啟之逝今十稔矣每念之未嘗不腸痛也君七
歲而失父十三歲而失母先中丞恭人父母之君固視
為父母也予依依兩尊人墮地來未作經年別迨各從
仕難盡膝下歡則以晨昏溫清托之君而君為省起居

侍匕箸病而理醫藥以代盡子職兩尊人忘予之遠也
予亦自忘其在遠以稍釋岵岵之戀然則予之得為子
以無憂兩尊人實德啟力為多迨德啟逝而兩遭先人
大故一在里一在官遂無為予代者念吾父母因念德
啟安能不腸痛乎今追述遺事以銘其墓淚不禁淫淫
下矣君諱世德德啟其字別號完初其先山東即墨人
始祖諱甫名者永樂間來吾邑遂家焉名生綱綱生英
府簡較英生和和生釗釗生暹遼東都司斷事暹七子

仲宏可公諱稟誠以辛卯鄉薦今山東城武縣是為君
父娶張侍御女久無子至四十禋於神而生君君生而
夙慧端凝異常兒宏可公絕愛之其卒於官君跣而哭
伏於柩以出武之士民哀感道上歸執喪如成人禮逮
就外傳每見父書輒飲泣廢讀時孤嫠笄笄外侮踵至
張孺人以多難憤懣伊鬱病君強作好語慰藉求醫百
方未幾尋殞時子妹十五廟見纔三日耳兩雛髻袒承
大事必誠必信日攀總幃而號先世遺殖當忽忽時僕

婢胠篋以去君一無所問仍搜殘索輸伯鴻臚公宦邸
費曰吾世為吏清白用以成伯父可乎從兄故任俠累
訟破產君推所分膏田美宅給之猶眈眈不休乃就子
肄業子官於東父官於湖於松皆攜之往當適湖一人
叩迎道左云有事求道地請以數百金為壽君叱曰阿
翁執法疇弗知而以污我速將去否則就縛矣其高潔
自守皆此類在任為延名師相切劘君益刻意攻苦矻
矻不休為文清圓蒨麗風流自賞時集東南名雋與較

藝咸相歎以為北方乃有此人當避三舍辛酉補弟子
員第一甲子自茆上歸就歲較事竣矣追至薊門督學
左公夙聞君名闔戶待之及見與語大悅引至案前慰
勞人皆驚為青衿異數錄赴京兆試視一第直猶掇之
遽以暴疾卒惜哉君生於萬厯癸卯十一月二十三日
終於天啟甲子七月二十四日卜於本年九月十八日
葬之新阡君天性慧和淵靜口不言臧否凡夫少年嗜
誘一切不犯其高素日間掃一室淪茗焚香几上書史

及所愛玩筆硯非致精莫御飲量過數升迄無頽墮每
四座讙呶君溫克自將一同舍生困以紅粧綠酒伺之
竟夕不得邀一盼蓋非志所慕矯情者不至此內行純
孝事母婉轉盡志先中丞病肺於湖至左右問視不解
衣寢踰月以為常念至此五內為摧也憶訃至日子妹
分以身殉絕粒不如父母環泣勸以立孤為難遂強起
續氣忍死以課其子孫錫今已成立秀朗茂美首諸生
入泮宮聘太僕寺卿郭公興治女後將未艾嗚呼可以

瞑矣因為銘銘曰德不回心無滓如是之人而乃客死
噫謂天無知以視其子

明節孝王母范孺人墓誌銘

嗚呼余忍援筆題吾妹墓中石哉余終鮮兄弟四顧寥
寥序聯鴈行者惟吾妹余向戀兩尊人色養頃刻不離
迨父子各事宜遊跡分南北而左右承顏代余盡子職
者惟吾妹余晚際時艱頻歷危地單車之官未以家累
自隨乃時為余課兒子簡家政得一意奉公無內顧憂

亦惟吾妹而今一旦已矣裂臆摧心手足屢痛尚忍援
筆題墓中石哉妹諱景似生而婉孌有令儀長嫻姆訓
慧心馴行無情容無忤視無褻語其天性然也女工鍼
解不習而精暇喜焚香讀書經史大義無不通曉凡古
嘉言善行一過目輒記憶弗忘至性孝謹問寢視膳每
先意承順得父母歡父母憐愛之不輕字人先是宏可
王公與先司馬筆硯至交宏可為城武令卒於官所遺
張孺人及德啟藐諸孤耳外侮踵至族豪眈眈儿上肉

先司馬追念舊好以妹許之其結褵也張孺人方病革
合卺三日遂袒襄大事哭泣合禮時家務紛紜妹以身
綜理司管鑰救臧獲閭之內外井井有條德啟得端心
攻舉子業妹時手一編與共讀丙夜青燈熒熒也德啟
學成補博士弟子高等英姿健翮方擬雄飛去而天不
假年甲子應試燕京客死旅邸訃聞妹一痛而殞久之
乃甦絕粒數月自分無生理矣戚黨指懷中呱呱謂未
亡人即死如此王氏一綫何曷不孤是圖而亟亟一死

為乃始稍強起淨洗鉛華長齋佛前含辛茹荼以教其子今幸成立入泮第一妹喜已而悲謂今可報命地下矣當先司馬宦吳越間妹從侍膝下朝夕進食加衣皆妹周旋比自留都還里余方治兵潞河一再迎養官署以館舍湫隘扁舟歸未幾而病余屢疏控陳不得請每夕椎心顙天吾妹跣進藥梳身不貼床席者累月許及懼大故哭踊無節骨體癯瘠余號跣相見一慟幾絕兩人更相憐也迨余服闋待罪南樞時值流氛拮据戎馬

間心念吾妹瘁傷抱疴戊寅冬勢幾危殆呼天祈禱冀
得兄妹再聚一慙愁辛果獲痊可人皆異之旋值難邑
人謀遠避妹慷慨曰吾頻死者數矣今即死於難與死
節死孝等一死耳安避為卒以計免人謂天祐節孝云
後乃率子媳南來視余相持而慟感動旁人余時以建
言去國權奸蓄忿相待惴惴懼有意外妹陽好語慰藉
之而中實癡憂至冬舊恙復發亟欲辭歸百計留之不
得送於江許灑淚為別豈知遂成永訣耶行至清江浦

竟以長逝痛哉妹生平溫恭淑慎動合內則五宗三屬
咸得歡心鑽鐙澳釜躬自節約至聞四方嚴師良友惠
教吾兒者囑家人延接如禮潔酒漿膾炙以衍賓有古
賢母風訃聞遠近疏戚無不痛失母儀且共歎孺人真
孝女真節婦艱苦備嘗竟以此死死不朽矣生於萬曆
辛丑十一月廿七日卒於崇禎己卯十月十一日享年
三十有九工書畫所繪大士像可彷彿龍眠著有冰玉齋
詩草子一即孫錫娶太僕寺卿郭公興治女孫男一廩

將以今年庚辰九月合葬德啟於城北之新阡余為誌
之而繫以銘銘曰淚枯不死絕粒而生天相賢淑撫孤
有成樂哉斯丘比翼長鳴神靈呵護氣結華英綏昌厥
後百世崢嶸

明誥封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望瀛李公墓誌

銘

向余起家司李東郡實與望瀛李翁叔子同卿同舉南
宮而思隸在東郡為并州地乃翁之先又由肅寧徙僅

一傳及翁余緬維以宦遊則思憲乞以世講則籍子弟以維桑則知恭敬吁嗟誼具矣比翁以天年終伯子應辰輩營翁窆窆將以本年四月二十四日葬翁某阡而叔子次其生平來乞銘嗚呼是尚可辭也哉謹按翁姓李氏諱光暉字某望瀛其號以河間故瀛海地先生松楸在焉志不忘本也系遠無可稽其在肅寧顯者則有贈知縣公祥為翁曾王父贈公生敏任靈寶知縣遷判鞏昌所在著聲績是為翁王父鞏昌公有丈夫子六其

季者諱天起字兩槐娶王孺人而生翁兩槐公丁家中
落從婦翁抵河南尉過恩邁疾遂家焉殖德蔭義斤斤
修砥里人懷其典刑至今誦說不衰翁生有至性甫三
歲而失恃鞠於世父母即嚴世父母如父母其所為事
兩槐公及繼妣陳太君者烝烝色養視聽先形聲居恒
無違言無忤色遠近稱為孝秀李公云翁淹博綜貫於
學靡不窺十九籍博士弟子家貧舌佃以義經授徒里
中探元剖微率發前人所未發門下士雲蒸霞蔚而利

以成名者甚衆翁在諸生久試有司輒高第而棘闈則數不利已稍稍厭去乃一意訓督同卿諸昆季荀龍竇桂騰茂競爽翁顧而樂之于于如也翁素精修養家言時作天際真人想迨同卿舉禮闈仲若季相繼應公車遂屏除塵垢偕素侶一二黃冠講清淨之業叩無為之旨居巖洞者四閱歲有終焉計同卿兄弟跪詣曰兒輩孜孜矻矻讀書成名凡以為吾君為吾親耳今大人戀戀名山兒輩何心圭組使大人無返舍安兒輩一日養

則兒輩請絕意仕進科頭蓬跣長與大人俱矣翁意稍動已翻然曰老人志兼濟兒輩幸適世資余其知所置矣隨歸而力行善燠寒哺餒肉骨噓枯婚者賦采殯者賦櫛讀者資膏脯商者資橐餽卒令三黨俱火比里絕呻閭閻之間相率而稱為善人佛子而翁猶未厭也其鉅者如助軍餉以飽干捩壯金湯以資扞蔽文廟湫隘則增式廓河水沮洳則繕橋梁見大規遠所費動以千萬緡計以若雪寃伸抑排難解紛鄉人質成逞逞敵

權公府甚至中道慚沮次且弗進曰此何可今李太翁見也已又率同卿輩建義學捨義塚鑿義井施義渡神祠佛宇金碧輝煌檀施法供貨索罔吝其質仁奔義類如此先是問卿為御史執法殿中丰裁凝峻比持斧按江北翁敦囑曰而以枉後惠文震山撼嶽無虞不風厲第虞不寬恤問卿兢兢奉訓詞至部霜嚴春盎惠湛法裁恩威有交濟而無交瘡翳翁式穀力也迨仲君判臨汀季君倅海陵翁復申囑曰佐郡原不薄兒輩幸無薄

佐郡勉旃此行潔守彊幹勤政宜民而父其亦與有榮
施若以溝壑情廢貽老人羞者不子矣比政成利溥所
在口碑而後翁乃蹶然謂為政固多端施濟僅就中一
事第而父志也兒輩曲體力行乃今不負若翁矣翁喟
濡戚里雖不憚傾儲倒篋而自奉則厚自約裁衣僅蔽
體食取充胃庖不羅珍筍不綴綺浸浸百年羸詘一日
也每當初度子若孫競持衣履為壽翁留而封識宛然
比歲再進則出舊納新已復軒渠慰藉謂余老人一堂

四世璧合珠聯前喁後于酌春酒而介高年引分良侈
矣烏用是纍纍紉襲者若第持去為而翁惜福且以示
子孫儉也翁神澤氣和健履善餘踰耄望髦似期頤未
有艾者迺一旦條然乘化幾欲憑彼蒼而問之易簣之
夕烈風雷雨黯淡銷光豈至人遺世將鞭叱風雲驅役
神鬼以馳騁於茫惚溟滓抑亦哲人云亡邦國殄瘁雖
天地不能違而為之震驚耶是皆不可知矣停春罷社
百里駢填餘澤在人流風未泯則允稱大年也哉翁凡

洵膺三命初封文林郎山西大同縣知縣再封廣西道
監察御史最後得今封稱太僕公生嘉靖戊申六月二
十三日卒崇禎壬申六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五元配
范太恭人年已及耄而步履飲啗如平時閨閤完社庶
幾僅見以余觀於太僕固所稱有道君子也跡其寄迹
幽巖脫屣塵世以為逃空虛者耳乃至剖晰性命洗心
退藏殊於大易陰陽剛柔之旨及子輿氏直養無害勿
助勿忘有妙契焉者嗚呼辰則焚香以告於天退而一

室晏坐覺孔顏樂處固不在遠斯豈餐霞茹芝還丹握
髓以自淪於滉漭俶詭而不近情實者耶噫嘻遠哉乃
泚筆而為之銘銘曰戚耶里耶維公需金耶紫耶被公
軀寄名山兮須臾幻人天兮道腴繩繩振振蘭茁雲敷
蘧蘧于于樂哉黃墟是為望瀛李先生之郭

明故茂才心宇許公暨配郭孺人合葬墓誌銘
向余以文識孝廉許子見其格法逼真先輩似有所受
因進而問故云得之庭訓再悉家世知文學德行所從

來遠矣癸酉秋杪余在疚家居許子剝啄稽顙而前曰
嗟乎吾夫子之嫺吾父也且因而斲吾母也念吾父之
墓木拱矣往乙卯大故適值異祲傷哉貧也不孝諒遂
無能具徑尺之石祈吾夫子袞華地下乃慈氏復以天
年終行且啓馬鬣之封而與先子合也隧道之貞砥匪
是無由藉矣吾夫子其哀而終惠之余聞而心傷焉曰
嗟哉許子之為子也有父而不逮其孝廉也有母而不
逮其祿養也蓼莪風木許子所以悲也余不佞竊隱痛

焉因憐而為之誌誌曰高唐之許徒自尊化遷祖曰伯敬五傳而至文川公孝廉大父也慷慨多大節好善樂施常捐地二百畝以給鄰郡人高其義目其田曰瞻鄰田州大夫采輿論授冠服里人相競質成以比王彥方陳太丘云生丈夫子二長繼善廩生公為次諱繼志別號心宇生有異稟日記數千言未總角浸浸道上即有千里之志居亡何偕兄先後籍於庠文譽益噪瑩然連壁屬耳目者謂旦夕摩天去耳又天性孝友其所為事

文川公者烝烝色養文川公好弈則時為烹鮮酌醴延
父執佐餘歡兄弟自相師友文德切劘而外聯床共被
有姜伯淮之風焉和氣浹洽雅不欲異爨以父命不獲
已奴婢則引其老者田廬則取其荒頓者牛馬器物則
收其瘠敗者薛孟嘗不得顓美矣會文川公夫婦相繼
謝公營綜兩大喪罔不如制而哀毀倍過之先是廩膳
君中道奄化所遺二藐孤長者數歲次在襁褓公潛然
出涕曰是待誰成立者猶子吾子也撫摩督課視孝廉

有加焉卒砥成德器雋聲蜚庠序間公高才數奇屢蹶
場屋晚見孝廉兄弟漸露頭角遂絕意功名日惟怡情
詩酒花晨雨夕邀歡道故飲可數石不醉醉亦愈加靜
治有雌黃時事言人陰私者輒取大白浮之一斝裘十
年不易衣粗茹淡于于甚適也祖田百畝終其身不增
尺寸有譏其不治家人生產者公胡盧漫應曰托先人
之敝廬衣食才足三子皆通經醇謹於願溢矣乃欲為
子孫作牛馬耶每進孝廉輩訓之為學為人皆有繩尺

嘗云讀書須加體驗做人一差即五車八斗無為也見
正人正事輒引為兒曹榜樣有鄰封達官以墨敗歸亟
取為前車相戒有橫逆窘辱子弟者公但曰謹避之耳
先正有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命
子姪輩終身誦之公坦率簡易空洞汪霽雖涇渭井然
而衷實擴落可容數百人田夫野老油然與偕而不輕
言笑不侵然諾非道義交雖甚豪貴不能折簡致也則
又居然壁立萬仞者矣配郭孺人婉淑有志操及笄于

歸曙古今大義事公姑雞鳴櫛沐伺寢門晨昏進食務極甘脆公姑加匕箸則色喜否則悒悒彌日比及疾革躬自籲天請代人稱篤孝子若夫佔畢一室孺人紡績聲常響答每至夜分不倦脫粟麥飯時以精者餉讀而自供僅取粗糲戚族有不能舉火者忘自急急之諸姑伯姊歲時延致初不以冗病廢禮公晚年嗜飲賓客益進孺人脫簪為具無失歡每遇小不懌則以止足相慰勞公顏為解當公卜葬祖阡旁需數武地主靳弗予然

舊為文川公所捐其時孝廉正容州署可以力致孺人
亟止之且備言禍福之理形家力無能為何庸與不逞
輩爭此土也孝廉竟以是歲登賢書嗚呼遠矣語有之夫
和妻貞家之福也茂才公負節篤義而孺人以內德扶之
噫嘻茲許氏所以昌乎茂才公歿於萬曆乙卯八月二十二
日距生嘉靖甲子三月初十日得壽五十有二孺人歿於崇
禎癸酉四月十二日距生嘉靖乙丑九月二十七日得壽六
十有九卜吉襄事蓋十月十有一日也誌矣乃系之銘

銘曰乾健故能覆也坤厚故能載也夫婦之義蓋取諸此無媿斯義類乃不匱其在高唐高陽氏之里乎

行述

李公暨配于恭人行狀

仁常與余同舉進士例當除為令顧念兩尊人甚而又以他子女不能就養官邸乃乞補郡博士以便定省再遷為郎為守皆在千里內一介之使無數日不往來仁常猶嗷嗷不自得請遂南陵之志封公數移書誠之曰

燕齊相望僅數舍許在官何異在家且馳驅王事以報國厚恩予志也亦何必言歸乃稱色養乎仁常瞿然少止圖於甲子之秋再申前請五月恭人忽病秘不使知仁常怦怦心動急馳以歸一日夜抵里恭人絕粒者五日矣見仁常喜為進匕箸越十四日而卒又二十九日封公亦以哀恭人過傷捐館舍仁常踊哭伏地曰痛哉天經欲棄官而尚守數月之官欲終養而止得數日之養終天舍恨萬死何贖惟是生平懿行尚未發皇而神

志荒迷非吾子誰為序述者子亦何敢以不文辭公諱如峯字邦瞻人號之曰西軒其先灤縣人有四公者徒吳橋遂家焉生成甫成甫生清清生興興生旻旻生順贈漢中知府順生懿官陝西按察司副使治兵西寧有聲配梁恭人而生公公其季子也公生而穎異絕人始授句讀輒了解大義稍長為文思理敏贍儕輩無敢望弱冠補弟子員縣郡臺使皆第一嗣後屢試冠曹偶再入棘闈不利乃携策遊太學交天下名士發篋下帷日益

力時伯仲相繼不祿觀察公憐愛獨子不欲以舉子業致過攻苦且倦家政一一屬公公察其意不忍傷乃入貲為光祿丞緋袍銀章以當萊子之綵而不肯俛首就除深心寄託孰其測量哉乃日夜督課仁常與仲子天工延江南名士家塾中昕夕切劘復手為校定文藝孜孜不倦及二子繼登賢書仁常於癸丑成進士而公喜可知已仁常抗疏辭百里就一羶公曰孺子至性類我罷公車業時念之心有戚戚焉比遷成均迎公京邸公

亦謁選人就大官之署自公有暇子舍承歡簪笏追隨
珮聲相映公顧之陶陶甚適也未幾翻然曰初所期許
固不爾爾以先人之故俯而就此中心殊不樂也初服
可返可以歸矣遂解組歸而治圃于南郊礪嶺迴合栢
柳千章斗酒雙柑憑而樂之而不屑屑窮飾亭臺池沼
聊取自適適人有油油與偕之風焉因自號息念曰萬
緣未斷總此一念擾擾不息耳吾一登仕籍再邀恩綸
人生之緣盡此矣吾事已畢正息念時也案頭置道書

數函并諸家語錄用以惺心無事默坐澄神於老氏無
為之旨深有合者居恒屏跡公門未嘗有所關說邑大
夫設醕執饋引為上賓一再往外絕不出繩以晉送泊
如也仁常官歷下公往一視蒼頭隨行魚服款段所過
屬邑未有知為太守封翁者沿途訊問乃守治狀必大
小無間咸稱太守清且仁而後色喜入署復諄諄勉之
曰孺子其堅始終無二操仁常守濟兩載而頌浹三東
奉公之教也初封戶部主事再封員外郎復以覃恩晉

山東濟南知府已具題矣而卒於家與恭人仍稱封者
重俞旨也于恭人十六歲來歸事姑嫜以孝待妾媵以
恩訓諸子愛而兼勞皆嚴師畏之績紡織絀躬親無怠
公性和易而恭人治家甚肅人莫不樂公之寬而憚恭
人門以內井井如也顧性好施予內外姻族待以舉火
者甚衆仁常服官每長跪請教曰老人不習為吏其無
忘爾翁之訓與公可稱齊德矣公生於嘉靖甲寅二
月初五日享年七十有一恭人生於嘉靖丙辰十二月初

三日享年六十有九相距僅止一月其應宣偶然哉范
子曰余有感於今之仕者之多遠其親也固曰孝終於
顯親矣即欲依親勢有不能者孝道甚大兼盡蓋若斯
之難也有如淡榮進而篤溫清推此心即三公不易矣
而抗疏陳情辭膺就冷孺慕一念抑何其無忝克肖也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不其信乎卒也鼎養得效舍
殮俱親生死始終之際兩俱無憾通天地而格神明此
所謂孝之大也特為表而出之以俟知言君子采焉

先君仁元公行述

嗟乎天乎何遽奪我先君也天乎何使我不得一執手
訣也不孝隨地來與先府君未作經年別不孝之官則
奉之官府君之官則代請沐迎之家不孝得一意孺慕
無間膝下而今竟不得一執手訣也在豫不孝星馳入
衛自期必死府君亦以死期不孝已分長別矣乃仗天
子之靈幸不死歷昌而通羽書稍戢乞歸無虛日尚圖
盡一日之養而今竟不得一執手訣也嗟乎終天抱恨

罔極難酬幾思即從地下惟是大事未襄日以先徽就
泯為懼死且有餘罪特忍須臾一次生平遺事銜哀灑
泣腸目俱斷蓋投筆殞絕者數矣府君諱永年字延齡
別號仁元其先系出河內遷於吳有自吳而齊者永樂
中處士公諱德以避歲來畿輔至吳橋遂家焉志不忘
吳也德生理理生祥祥生玉玉生鑑先世皆耕讀至玉
父子以幹才顯玉為南陵尉滿九年復留任鑑丞郟城
得民和兩邑爭攝至今傳以為異鑑生桂月山公老於

邑庠以儒官受冠服為我曾王父儒官公二子次日汝
河則我王父會川公也會川公名噪諸生間無祿蚤世
初娶馬再娶李三娶宋而生府君府君生而奇穎異常
兒會川公捐館舍時府君三齡耳鞠於儒官公儒官公
口授句讀一覆無遺今之屬對應口輒成儒官公置酒
召客著府君膝上笑謂客試舉五經語若訛一字當以
大白浮我滿座皆不能難十三歲儒官公坊府君柴瘠
合禮伏塊之餘下帷發憤十五免喪補弟子員高等我

母馬恭人先曾太姑宋孺人夙迎以女女之至是始修
同牢禮相莊如賓以為常府君時治經生業而博極羣
書下筆千言立就閭閻慶弔小文府君初游戲為之綺
粲不減陳思碑版遂復相屬矣辛卯試京兆闈中牘薦
冠本房主者為琢菴馮公大加擊節名列第九榜署矣
臨期結語致疑雖被中削而名已殷動都人士以是從
受經者日衆府君擁臯比剖析疑義陳說要渺聽者莫
不厭心又多長者游從不屑屑家人生產漸就貧落而

意氣豪舉無窳人色也癸巳大司成議搜郡國雋士實成均而學使周公名知人府君以弱冠應選禮部刻其文以式府君自此友天下士學日博文日奇勝其視一第直猶掇之乃累舉輒躡中間俛得復失如辛卯者再府君乃日督課不孝一燈熒熒父子相對每達丙夜至不孝解褐李東郡府君猶手一卷不釋也嗣不孝報三載滿例當貶封府君感然曰吾矻矻窮年欲自致一命榮施所生也孺子乃先及我當如二人何乃謁主爵而

恥求為道地僅循常格得通州倅府君既以高才積棲
蕭然不以塵務經懷短棹輕輿從事吟嘯暇進髦士品
第文藝一方翕然宗之會守缺當道強署數月而州大
治非所好也以行河過家時不孝已入屬天官郎矣庚
申遷判湖州湖俗刁而健訟好持官府短長府君推誠
布赤以和惠其下而裊躬潔清雅不欲為谿刻三尺所
在斷斷如也兩造質成靡不得其意去白粲之役衆求
代解府君却例屏脂刻期告竣往時解人竭資佐費千

金立傾此獨索餘金以歸上供機杼與市易歲繒時詘
難卒辦府君苦心酌劑更力與中人抗無厭之求稍稍
以戢德清烏程夙號難治府君受署輕徭均賦扶獨翼
良威愛兩訖人畏而懷之奸民葉朗生輩結連七郡惡
少瞋目語難東南鼎沸府君出密畫佐守殲其渠魁功
收曲突事後詞所連及不無蔓引府君謂非所以安反
側也保全獨多先是發難初其黨私約舉事日甘心各
長吏而獨相戒毋犯范公范公仁人囊無一錢也會病

肺士民狂走祈神修醮比愈歡呼載道其得人如此矣
亥遷松江丞辦香途送者絡繹百里鐫豐碑志去思焉
松丞職海防往因鯨波警息戎多空伍府君躬巡海上
簡閱之黃龍青雀鵝鸛魚麗一時組練色生矣兩郡襟
帶吳會府君所在以清惠聞海澨江湄頌聲遍滿當道
賢之剡章縷騰以最陞南京左軍都督府經歷尋晉南
京工部營繕司員外屬有奉先殿工中人利於乾沒相
沿不可問府君當主估筭為峻裁之中人盛氣臨曰郎

何為者成案寧弗聞乎若降心相從吾力能晉秩若不
然當持告殿爺矣時逆魏張甚故以相挾府君屹不為
動未幾請假歸故事役竣需次權關龍江瓦屑註定矣
府君意殊泊然終三年不營一差也再轉虞衡郎虞衡
司鑄本時需銅鉛急府君率厲商人逆流往市楚江季
解二十萬無缺治造軍器匠作令自詣庫關領金錢不
以浣手大司空蒿目水衡清理會計獨引府君為贊所
定規制犁然可攷司空有溫恭懿美練達詳明之稱焉

府君既以循良異等著不待滿而遷會邁大慶凡三被
覃恩在湖贈父為通判三母皆安人在松江加贈同知
三母皆宜人在工部再加虞衡郎中三母宜人如故府
君每思會川公輒汎瀾泣下至是心始慰藉已復潺然
已已拜粵西南寧守皂蓋朱轡貴矣驟然曰向所小草
一出者為親屈也今已叨三錫捧檄初心遂矣吾豈戀
雞肋者而仍復役役為遂堅不赴不孝通籍十八年凡
膺再命府君皆以從仕未逮是時不孝持節撫豫乃以

中丞制詞上府君府君頓首受之任汴中奉版輿以行
月餘不孝赴援入而言別府君曰此爾授命忘家時也
及聞不孝保涿通良府君乃喜動於色次護昌移通府
君特往一視曰自爾赴難吾不敢以爾為吾子今而後
吾子矣循覽衙舍湫隘食不能具五簋曰兒與士卒同
苦吾志也無以祿養而以志養當如是踰年以建儲恩
進階大中大夫府君曰上恩德良厚老臣無能為報孺
子其為我畢志竭力以答休命府君自解組歸日惟治

具名所善親知宴飲為樂而斤斤修砥端躬範俗閭里
相顧以化貧戚故交視為外府待以舉火者甚眾婚為
給采死為給槨流人丐衲環叩雜還亦無不人人滿意
遠近稱范太翁佛子也尤篤宗誼歲時伏臘燕毛雁序
洽比盡歡孤梵備極周卹更遴子姓秀異者開塾延師
訓迪之咸蒸蒸思奮云邑大夫修憲老乞言禮一御賓
筵秩如也或以事請就居間為壽府君遜謝之曰吾不
家於官而以有司為家乎當不孝在銓屏斥竿牘或向

里門伺間府君大戒闖人槩勿與通有舊知以他問至
啟函中及遷除事府君立詫故人乃以此語溷我將視
吏部翁何如人耶不孝宦邸所需取諸室中一米一薪
一絲泉府君日有賚月有供無至乏絕不孝惟飲官中
水其所以成不孝者大矣府君姿神清灑飄然若仙酒
後吐氣作雲壘狀諸子百家無不涉覽其學問一生不
欺生平行事無不可對人言者恂恂善下飲人以和下
至田畷皆與均禮終日危坐未嘗徙倚對客縱譚壘壘

宵分不倦福相德量識者皆以上壽期之詎意逾甲子
僅四歷春秋耶辛未冬叛卒作難經臨城下有負薪叟
過曰若不速去范封公移書德營請兵且至矣賊為遷
延遁去私謂人曰吳中當有福人在吾仰視城上紫氣
燭天巨人聳立不敢近闔邑頌府君明德之庇遠矣爾
時中不能無少驚盃酌小減不孝怵怵心動連章請急
府君趨止之曰兒受上特簡疆場之任當終厥事吾無
他苦即減盃酌匕箸乃增此中浩浩落落殊覺清虛日

來耳自是宴樂如平時正月二十二日忽中寒倚榻不
孝得狀刺血叩天請以身代徑欲棄官歸侍人吏力持
不可尋傳漸瘥而止請歸乃益力三請不許復以假請
嗣蒙恩俞而府君不及待矣痛哉初八日午猶坐觀旗
優神明清湛亥時溘然長逝家事一無所言惟於枕上
兩手忽舉口中呢呢云接勅旨接勅旨其去來詎偶然
哉距生時隆慶己巳七月二十九日得壽六十有四我
母馬恭人先六年卒婦順母儀詳具前志而深心遠識

琅琅可著廟廊不止有輝彤管不孝乙丑再推典銓其
時政地與奄人交關有所屬于吏部不孝執義與爭不
為徇府君曰兒能自持如我抗中人時恭人曰今茲何
時即得強項名何益不如引避歸耳不孝促裝抵舍未
幾而黨獄興得免于難府君所為歎益友也叙述至此
緬思我母血淚涔涔下矣大抵府君雅量類黃叔度謹
厚類萬石君窮經類鄭康成治理類黃次公清節類胡
質恬退類陶元亮達生類白香山化俗類王彥方而教

不孝則以先文正忠宣為法嗚呼府君以忠孝教而孤無似也又以身教忠孝而孤無似也既不能承先志以卒報君復不能邀君恩以永訣親俯仰天地亦何邵自容乎幸聖天子憫念疆臣特賜兆域啟先恭人壙合封之王言如絲已足貴黃壤耀白日矣倘得名世大君子一言納之竈中將與龍章鳳藻并垂不朽貴耀益無極其自曾元而下世世載德亦復無極惟哀而許之子一即景文具官兵部左侍郎欽命督治通鎮軍務娶張氏

武舉調元女封恭人女三景如適城武知縣王稟誠子
庠生世德以貞節聞景姪適光祿寺署丞高謙子庠生
應桂俱先恭人出次景貞尚幼未字側室趙令人出孫
二長元超恩選貢生娶原任太僕寺卿郭興治女次元
朗聘舉人周鶴徵女孫女一元清字陝西按察使李天
經子衍慶著作多佚所存有薈奇類編思本堂稿水部
草海畔吟山行雜咏藏於家下以七月初一日奉柩葬
祖塋之次即賜阡也

先母馬宜人行述

嗚呼先宜人棄不孝而不孝痛不欲生也宜人病痰垂
二十年每發輒止體雖羸甚而神明洞燭絕不似抱疴
者然不孝猶依依膝下未忍經歲別也丙寅秋病忽作
劇重九前勢已瀕危不孝齋心露禱籲天請代也一夕
而蹶然起家之人并遠近聞之莫不喜時家大人方官
白下聞報馳歸尚未忍及決絕語越十月十日痰作遂
不救嗚呼痛哉不孝祈籲百方而僅延一月視息微誠

未動罔極莫酬此不孝所以瘖而痺絕絕而復蘇蘇復
絕而痛不欲生也尋復忽忽自念先德未揚死有餘恨
用是泣血叙次生平懿行蓋一字一淚矣吾范之先以
儒世其家其聯姻必名閥有閫範者馬自太僕公顯遂
締朱陳云前大母為馬安人而先宜人其女姪處士汝
芳公諱蕙侯孺人其所自生也先大父贈公大母宋太
宜人蚤世家大夫才數齡耳舞象時曾大父著膝上曰
是將大吾宗而難其儷處士公睨之曰此吾甥也乃以

宜人來歸宋太姑以女孫女之雖垂髫識度儼然成人也日侍大父大姑饋漿省腴得其驩曾大父時令攝家政以觀能否敕斷有條井井治辦曾大父心奇新婦賢而才老人無虞身後矣十三襄家大夫居兩喪無失禮遠近異之當曾大父歿時以家大夫屬庶太姑郤宜人事之猶太姑宋也是時兄弟終鮮笄笈無倚族之豪無賴者眈眈虎視宜人與庶太姑帷中授秘畫禦之豪謀以阻釋禪稱有家與家大夫敬禮如賓每篝燈紡績以

佐夜讀軋軋之聲常與雞鳴相和也時年十五家大夫
補弟子員再試俱冠辛卯闈中擬首雋雖疑似中削名
已動都人士四方悅慕之執經問字者戶外屢常滿又
性好交游不屑屑治家人生產負郭之田盡斥以供賓
客以是家益貧落四壁蕭然朝夕常至不繼穀核滫瀡
預儲以待家大夫得一意為豪舉則宜人之以也家大
夫癸巳以弱冠用拔萃貢于成均累九舉不第抑抑弗
得意宜人從旁慰之曰學殖不勤則子之過乃耕而不

獲豈無天道焉以是日督課不孝讀盼盼如望歲雖不
為誰呵而意稍不可愠輒形於色不孝踴躍弗自安及
不孝已酉舉於鄉癸丑成進士宜人誠之曰汝家自曾
大父績學累世皆潛弗耀今發祥孺子其無忘所自爾
高王父以清白吏顯於鄉其謹識之不孝頓首受教初
理東郡聞訊拷聲為愀然不樂問有所平反則喜加七
箸時值大祲道殣相望不孝設糜分賑銷銀魚以飼餓
人宜人脫簪珥佐之衙齋突烟常冷甌中凝塵所珮六

玠時付質庫察案有以金爵陰置茗萁相餉者不孝啟
封怒欲發其事宜人命另函璧歸勿皦皦借人以自為
名也丙辰不孝報滿例當予封宜人謂家大夫曰爾忘
大父著膝上語耶不思一命榮施先人何用人子為家
大夫乃屈首就除初倅海陵再佐吳興遇今上覃恩馳
贈所生曰是半通之綸賁及泉下足盡烏私可無戀雞
肋矣以遂初志非此時耶鹿門偕隱行與爾歸會晉雲
間丞三投牒乞休不得請在任僅三月以洗沐行再由

督府參軍晉南起部郎宜人堅不隨任置二媵以侍獨
日舍飴弄內外孫以為娛樂憶壬戌白蓮謀亂黨遍齊
魯燕趙間不孝懼驚兩尊人婉請宦遊以當避地宜人
惓念諸子若女不孝詭言兒當往省別僅數月耳宜人
乃勉行舟過兗徐方二日妖變大起他行旅無得免者
丙寅春會家大夫當之新任不孝強之選車偕往宜人
曰今何時也烽火遍境草木皆兵居人將鳥獸散若再
一動則勢成土崩矣汝父即嚴程可畏亦姑徐以安衆

心吾死不敢出吳城一步也人心乃定然察其意重憂
國家事眠食為減夙恙漸增心覺有異而獨秘不使不
孝知日猶強起櫛沐奄至中秋後不孝以序遷太常啟
事傳到宜人不了異常時遲數日知奉詔不即予宜人
輒然曰有是哉吾固知當爾然榮於一歲九遷多矣乙
丑不孝起主選再補牘乃得俞不孝戀戀子舍宜人以
大義勉之曰王命不宿臣子無偃蹇理但受事後速圖
退步斯不亦出處義明君親兩得耶不孝以廿日典劇

拂衣竟歸宜人之教也宜人憐愛不孝甚因素善病時
時撫摩如孺子一聞小疾憂形於色夜每十餘起丙辰
行荒策欵段走風雪中日晡不得食歸衙體僵息幾不
屬宜人作豆粥勞之曰兒憊乃爾而溝瘠肉矣庚申泰
昌龍飛覃恩遺賢不孝實攝典銓日夜拮据廢眠食者
浹旬勢幾殆猶力疾告成事歸而皮骨僅存也宜人曰
兒良苦兒志盡瘁於此小試之然光廟一月堯舜用人
其最大者問誰銓序老人且為兒慶遭逢不暇作煦煦

憐也嗟乎吾母慈而猶夫人之慈也哉大抵宜人明達
有遠度而儉勤出自天性布衣蔬食至貴不易歲時以
一縑進輒筭之命服斯皇非嘉禮不時御治家和易不
為嗃嗃臧獲未嘗聞笞扑聲而門內肅然內外戚黨待
以舉火者甚衆施予未嘗有倦卒之日悲風怒號雪霰
凝寒耕者哭於野商者哭於市如喪厥妣有由然也距
生時隆慶三年己巳九月二十五日得壽僅五十有八
宜人三受褒綸初封孺人再封安人其再命曰朕覽擘

書蓋賢范母焉獨其子黨競而母名驚也吾銓臣方破
黨議約天下於實而其母復提忠厚正直以為訓然則
今之范母賢於古已宜人再拜受制詞進不孝於庭曰
黨立而主孤名成而國禍老人每自教兒兒夙亦有感
於斯今明主知臣并及其母恩莫大焉孺子其何以明
報嗚呼此可以知宜人矣子一即不孝景文具官吏部
文選司郎中陞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未任
娶張氏武生調元女累封宜人女二長景如適城武知

縣王稟誠子庠生世德以貞節聞次景任適光祿寺署
丞高謙子庠生應桂孫二長元起廩生娶太僕寺卿郭
興治女次元朗聘舉人周鶴徵女曾孫麟尚幼將以丁
卯十一月廿一日葬於祖塋之次痛念不孝既以積罪
崇深重天酷罰而又心神迷惘不能有所發皇獨是徽
音蒸動遐邇而深心遠識上徹宸旒先慈雖九原不亡
矣倘得仁人君子不靳如椽當與王言并垂不朽而不
孝之感亦且不朽

祭文

奠魏仲雪

嗚呼仲雪而遽逝也耶憶卯闈一日之知仲雪方雄文
振藻電煜焱馳詞壇赤幟相見甚歡則為文章交比連
掇禮闈駁歷中外經術吏治霞起雲蒸為紳衾交乃仲
雪立意恬澹壹軌正直冽如秋日靄若春和往往砥柱
狂瀾神韻靜穆與余孤情遐性類多相似則為肝膽交
至余匍匐閔凶伏塊家居暨服官東省重憲南都仲雪

每輕車慰問勞苦挑燈煮茗永夕論心烽烟苦塊中周
旋賸念尤篤則為患難死生交矣余賦性迂蹇見逢時
趨所藉二三同人萍蹤時聚鱗緘聞問私幸吾黨氣誼
久要勿諼庶幾昔賢以國事身事付託同心之義而造
物竟奪之速耶嗚呼仲雪衡文百粵方踏靈洲之雲夢
羅浮之雪攬珠江石室之勝以文治風化海邦入贊承
明德業文章正未有艾何期未返蘇隄之駕遽有玉樓
之賦耶前初聞之中心惚恍及靈輻江畔蕭瑟秋風如

聞愾歎會余病告不獲挽江水一勺酌而哭之腸斷隣
篋徒深夜臺知己之痛顧仲雪名滿天下上與終賈淵
雲之儔列名不朽而淡泊寧靜之識與一切塵婪世情
不啻冰釋已超然泡幻且賢季婉美藝林載馳皇路宛
鳩之思能繼今原之志謝庭瑀樹佇振家聲季方難弟
阿戎佳兒於仲雪可無憾惟余撫念疇昔情摯誼殷蕪
辭絮陳悽咽霄涕有不盡我私者惟仲雪鑒而侑此一
觴乎

祭張太宜人文

峩峩紫岳峻極太清巨靈導流漳瀆是經靈寶鍾之天
資特挺性潔芳蘭聲振玉頰華胄淑女金閨神姝三靈
淳懿四教弱笄天桃九華標梅三實間關思賢平林養
德鳧鶩警晨琚璜珎瑤允釐中饋孝勤修舉出言乃思
動行乃詳疾彼攸遂執此義方天道祐順行美動神介
爾繁祉克昌後昆乃毓國楨朗秀英偉維邦之彥純粹
成社鍾禮郝法石義孫軌既服嚴訓亦飫慈誨翩翩才

藻冀北羣空一枝丹桂八月秋風約親匪孝尋祿金鍾
膏焚嬰魚勤助和熊榮華始茂所恃徂泯副榛次髻弁
經素縵未亡之歎聲淚摧隕報母未終延佇翬錦載撫
中甸作牧裕封化洽和理德懋時雍天無虛旱地歇怪
蟲軸車交塗舟艍聚濠茂舉流聞薊門物色我亦念之
輔以兩翮羊角不競愧負大翼知匪慕榮將母孔亟如
何三仕尚淹驥足才高位下馭遠資局母笑慰言知足
不辱後食敬事寧間騰伏於今幾年湘流楚烟愜同陽

雁寒至南遷鸚鵡黃鶴芳草晴川悠悠我里白雲在天
驚風忽漂短景隨墮匿王代謝不啻旦暮昔別令子形
與山孤寒往暑來日月寢疏忽聞哀訃中心悼惜山川
阻修地間南北魯參之悲李路之泣壽考百年正爾難
必所可慰者慶衍椒繁孫枝秀發上駟天閑紫誥黃封
光裕重泉歆此薄絮謂余知言尚饗

祭宋恭人文

嗚呼天之祚明德也華簪甲族與間世偉人天若私其

氣以授之而於中有潛德焉盡舉夫山川之明秀人世之顯懿而司諸明德之媛乃至於貞脆盈虧之數又茫茫不可問何也夫名媛而載記者從古少君德耀之倫今故不歿即至大畧如許夫人明慎如辛夫人皆為不律所傳寫恨不九原起也而宋母左恭人獨兼備焉曰相夫之美也成子之令也叅知公蘊藉宏深風軌卓犖久為豪傑所宗旬宣偉績海內欽仰而宗玉季昆載名航而流駿業出則奏庸花縣入則高議梧垣領袖藝苑

冠冕人倫則今之雄俊寶臣也然而參知公微恭人孰相之宗玉季昆微恭人孰成之乎相夫之功成子之力而可以知恭人矣乃學士家所傳恭人令範不一而足非列女傳不讀非任恤睦嫻不以教孟無北門之傷陶有緇衣之德而恭人以賢持之幾見鼎食鐘鳴之室丙夜篝燈操作不休又刀尺聲不及戶外而恭人以勤率之冰紈霧縠之習世家作偏轉相效尤遂覺吳興之米甌香白馬之豆齒醉而恭人以淡素消之躬備諸德也

又備諸福胡不享遐齡而遽溘焉以逝耶此固縱之而
彼固靳之茫茫固可問哉此孝子所跼蹐而心摧景行
所流噫而太息也嗚呼婺寢天漢月隱萊山悼靈萱之
萎絕薦椒申而維馨嗚呼尚饗

祭妹丈王德啟文

哀哉德啟去世之期至此十年向瘞淺土今得永即幽
埏矣噫弟十一歲而孤邁閔宦邸徒跣故園十三歲而
哀無父有父托我姻婣袒括髻髻如黃口之雛唧噥於

危巢零落歲年風雨飄忽摧萍梗於屢遷逐我先君携
之通携之湖携之松而我亦携之以東由是而家難漸
平腹笥亦充名聲若日德譽增崇奇文蔚彩霞燦雲蒸
蘭芽早茁已見英英惟曰君家世有今德君則孝誠宜
迓天祿終享遐齡蓋重積必克慶餘福盈為帝告所筮
與而人亦必其信情如何不淑芳草先零哀哉德啟人
誰不死誰無夭折何獨賦此奇偏謂靜者壽也如弟之
端凝簡嘿亦復無年謂仁者壽也如弟之溫和樂易歲

亦不延謂清心寡欲者壽也如弟不入季女之室不登
治童之牀乃未躋而立而遂棄捐豈哲言之我欺抑宿
業之遭纏獨以釋氏之理照之生無惡因則去不出人
天雖藏舟之太速知委化之倏然嗚呼傷哉昔我先君
念我王父母以未得翬錦珈翟勉就一官徘徊南國我
又役於王事無由脫屣林臯清枕舞欄誰與朝夕有德
啟而能使嗟予止歎岵岵免陟德啟沒而猶來之望更
深白雲之舍遂隔後雖緩吾妹於泉臺相與保孤是力

堂構偃然風波永息嚮子舞象芹宮首席為濁世之翩
翩賢公子者籍籍雖取類不同庶不愧瑕丘之哺匿而
雒縣之馬馳歸故宅今來素車助挽竊自比於巨卿之
赴元伯而骨肉情深手足痛亟掬長河之水不足以雪
恨睇堂谷之封益不禁其哽嗌哀哉德啟宦宦元夜長
卧荒阡日月一世無復歸年嗚呼痛哉尚饗

再祭凌元翟先生文

嗚呼痛哉癸酉歲杪吾師凌元先生薨於里第某聞之

戚然心傷泣數行下亟走哭先生祠下即擬匍匐里門
憑棺一慟伸知己之報於生前而肩未死之責於身後
會鞠哀積瘁病骨支離勢弗能一舍舍人子亟止之入
春稍定復擬走哭先生而公子世兄輩方且以苴服僕
僕京塵為先生丐國恩賁泉壤便道過余復再三阻止
嗚呼痛哉炙雞絮酒乃迄今而始一申酹几筵腸又惡
能無寸寸斷也惟師以天民之先覺躬吐握之忠勤爰
自栽花巖邑執法中臺傳循吏者標十奇三異之聲避

霜稜者凜持斧埋輪之概篝燈起草固未嘗不厯國家
以未雨之桑勅當事以先幾之突乃舉朝充耳禍貽至
今嗟何及耶迨後論列中涓怡然左秩骨以鍊而彌剛
氣經折而愈烈朝論攸歸棘卿游陟一登鎮撫遂復投
劾則逆璫之焰正張而君子之道方消也今皇御宇天
日重宣重以敵薄門庭天子旰食乃即家而起佐中樞
用資安攘厥功懋矣由是而約畧先生之生平膏沐蒼
黔補浴天日固宜勒之旂常書之國史亘萬古以如新

炳長夜而永旦即騎箕馭鶴灑然上仙先生亦復何恨
惟是聖天子殷殷願治先生以踰艾之年暫返丘壑人
以比之謝傅東山溫公洛社即主上寤寐耆碩側席舊
德安車蒲輪行一日而強起山中而海內士大夫亦靡
不翹首企足喁喁然幾偉於歸上公之袞而重覩爛世
之勲也即不肖某成童之年寵以殊禮昧以國士問業
之席猶溫立雪之除依昨而某亦習師寵靈勉自樹立
筮羽八座隊列九卿先是分鎮潞河而吾師固已鎖鑰

津門旌旗相望德音不遐卒之三歷秋防迄無隕越則
吾師實式憑之倘先生不即夜臺再黼皇路使某更一
日而奉同朝之簪裾陪星辰之履舄惟師顧而樂之固
自愉快即某仰睇清塵不亦尚有典型乎哉吁嗟已矣
後進之彥誰為領袖及門之士更於何處而問斗極也
耶此某之所以進而為國家惜老成之凋謝而後退而
哭其私也嗚呼痛矣言念先中丞辱先生莫逆使逝者
有知慮無不一笑黃墟遽于於生死人天之際交相慰

勞如平生也顧未死者則私恨曷窮矣嗚呼痛哉尚饗

祭翟師母謝淑人文

海岱炳靈坤質孕清天眷名世攸儷淑貞內則夙嫻琤璜為佩有相之道尊以夫貴星爛花封棠蔭斯茂載陟西臺勗之忠告更歷亨屯鴻漸皇路起晉名卿孜孜內助奮武揆文秉鉞於邊幙帷參畫直靖烽烟侷人維屏遐方鎮定誰為鷹鷂乃咻鸞鳳重明麗天特簡治餉組練色生舳艫相望威稜遐暢鯨波不驚挾纊者萬歡頌

抵京芝範匪遙樾林飛苾偕隱鹿門冶湖烟水鴻冥鳳
舉言尋初衣一倡一隨東山吐輝玉樹蘭芽庭堦相映
維母雍容享茲餘慶豈期一疴便成永訣益友既杳溘
焉長別苦塊之間久鬱沉痛何以當斯淚涕交迸嗚呼
鶴馭遠駕秋雲黯淡悼彼淑人世不再見業生則榮湛
露冠玃惜年則減眉壽未遐某蚤侍師門神工受範駐
節津通載同患難於今墨線緬懷函丈共罹筮疾號泣
萬狀驚傳母訃移哀而哭哽不成聲范子情獨仰慕儀

刑亦復疇依奠而莫即鑒此絮雞尚鄉食

徐母朱老夫人祭文

嗚呼光岳降精源泉長發儲與扈治亦由內德雅賡嗣
徽風詠宜室躬備典教訓昭墳籍寶婺懸輝彤管紀蹟
猗與孺人芝田秀瑞澤媚山盪日沐月淬厥揆既降淑
慎溫惠幼憲女史長存中饋閨房特秀林下表異蘋繁
既稷蘭茝斯珮克相有家恒其德貞集鷓既洽黃鵠載
鳴河廣無梁江水靡津髮佐賓盤丸啟帷燈或披紉帙

稱詩少陵自謂二子頗類徐卿載是德音式穀以似匪
師匪友母儀則備捫創必痛為滂拭淚嚴翼進止柔嘉
軒輊無忝所生用是不匱太史服訓揆藻天廷轡龍繡
虎視草承明母曰勗哉文莫猶人綱常實重仔肩匪輕
戎雖小子堯舜君民稽首拜受抗節則易直道事人恐
為母累母曰勗哉孝先養志薑桂芝蘭豈憎壁碎立身
立朝無使爾愧其在已已望雲帝鄉翩騅興感將母不
遑吳門燕服一葦可抗舟屈河渭寇勢方張母起擊楫

慷慨激揚題書報子勿為我傷豈不懷思王國是匡太
史迎拜佩服敢忘自茲以還八周晷度心期未艾大定
靡盬葺歸來堂誦閒居賦時奉版輿樂遊匪莫凜秋熙
春山隈水步芝蘭繩繩歡擁夾路青鳥聯翩瑤池緝御
云何不弔燭龍掩輝蓼莪廢什白華塵飛娣姪悽惻嫵
里含悲社隆日昃德盛感微某情敦世契系屬梓里獲
交令子菁莪則喜相將以素相勗以義未遂登堂銜恤
靡既翹首練馬因風陳組王事敦我總帷莫覩抑哀楫

辭酌此清酌

祭姚宮端文

嗚呼語有之龍亡則大澤為枯虎徙則高山失色況乎
衆正之綱維一代之英特痛殄瘁而云亡孰百身其可
贖雖世事之遷變如棋疇月盈而靡戾然國手必斂枰
於靜終豈博道方酣而遽擲愛公者若損筮之中斷於
聯絲惜公者謂輻輔之棄捐於將伯蓋其所重者方以
用舍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而今者遽以生死存亡徵世

運之通塞嗚呼歲在陽九墻燄方熾清流乘亢灑血俱
碧或介于石而早知拒岑門而築袁室公乃肉視虎狼
水火衽席鴟鵂集而鸞鳳翔沸泉涌而澄淵謚懸絲於
箕風畢雨之間忘機於狎鷗馴鶴之側羽幾敝而音曉
曉形則瘁而衷翼翼迨乎聖人御宇日月光華羣陰見
覲茅茹彙畢惟主上之知公匪衆嫖之焉匹蓋世所知
公者謂公為淵雲軾轍之才崇璟昉沆之力而公之所
以受知者惟其有浩然之氣不奪之節風度宜可分曲

江之座論事固將前敬輿之席既直方其在躬亦柔嘉
而為則苟秉軸而效匪躬必救時而咸有一德而猶優
游南院必羣情大服而始用公者誠聖主愛惜人才之
微權亦公之委蛇觀變俟時之明哲胡箕馭之忽返乎
玉京未究厥施而悵然其蘊結嗚呼二靈掩曜八柱平
折吾將命巫咸而大招時不可以終極將適遠而空騏
驥之羣若涉淵而墮中流之楫苟可作於九京非夫人
之為惜而誰惜辭曰堂構相承機雲蔚兮日月爭光藻

琰麗兮氣表山河聲施既兮驂虬羽化公無憾兮同心
之悼長歎愴兮摛詞陳哀涕既隕兮嗚呼哀哉尚饗

祭胞妹王母文

嗚呼妹之逝也幾一歲矣吾心目惆恍夢魂飛越猶不
信果真逝也意中疑若歸家棲遲里門者然每信使往
來見時出口輒詢動定如昔乃今甥兒報訃就壙有期
而後知果長逝也予方以道路艱阻疾病牽纏相望各
方肝腸寸裂何以呼天令妹起何以縮地令我歸得臨

穴一慟耶嗟乎妹後予十五年而生予終鮮兄弟而情
聯鴈行儼然予弟也妹生而孝友讀書明大義曉暢事
情明智丈夫所不能及予家計國事每舉咨詢無不發
予覆而暢予隱故四十年相依如手足相託如心膂尋
常兄弟豈足比者而今一旦已矣追維今昔能無痛割
吾心哉而所最痛心者予當宦遊奉父母以往吾父宦
遊則妹隨侍問食加衣左右承顏代予以盡子職迨予
晚遭時艱半歷行間不敢以奉老親而妹留在家朝夕

問視遇病躬調藥梳以進及於大故一切含斂必誠必
信代予以盡子職明發有懷予不能忘父母能忘吾妹
哉然妹之所以可痛者二十歲即稱未亡人歷盡艱辛
以至幽憂癯瘠而病戊寅之歲勢已瀕危予聞而籲天
禱祈未幾果愈復值兵荒搶攘之中凜不敢犯豈非天
祐節孝而何險危備嘗後猶復染沈疴以至不起耶當
其間關冒難携子媳以視我於南國相持而慟感動旁
人意謂災氛寇焰萬死一生之餘兄妹猶得相保此後

亟圖歸隱此後聚首之日尚長也昨歲理檝欲歸強留
不得送之江頭灑淚言別豈意遂成永訣天乎天乎能
無悲哉憶妹當所天見背時數月絕粒恨不相從地下
父母及予指懷中呱呱勉以立孤抑情自活察其意中
無日不切同穴之思今得遂矣含笑而去固當無憾又
憶十五年中含辛茹荼盼盼於子之成立今甥已食廩
學宮更見孫枝王氏一綫瓜瓞以綿妹矢烈生前留芳
後世人誰無死而又何憾獨惜予怙恃已失子孫繼亡

孑然一身止靠妹毛裏相屬患難與扶而忽舉目無親
形影獨弔方寸幾何堪此摧裂耶想妹節孝雙全內行
淳備長齋佛前必當乘願往生若果冥漠之中與父母
共遊九原一慙余數載遭際辛酸必見憫惻靈爽如在
陰庇斯垂令得蚤茁蘭芽以繼宗祊或妹意中事而不
用再三囑者乎河山間阻執紼未能臨風長號血淚俱
傾惟靈不昧其鑒予誠尚饗

文忠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八

明 范景文 撰

像贊

都督周湛源像贊

亦儒亦俠能武能文雲虹作氣冰雪為心肝腸歷落馳驟戎馬之場藻詞斐疊翔翰墨之林畧能窺豹功可圖鱗而間對山水意條然其不羣蓋修菩薩行現大將

身故志耽禪悅而自託於蓮花中人

三昧贊

心如雪映貌則春溫低眉悲世為念彼惛闡揚戒律植
衆善根自度度它化成不言光明法界證清淨身修菩
薩行跣兩足尊

像贊

寫花不能寫香寫水不能寫光惟我與爾寫真者不能
運其毫鏗佇爾於曲江之上花磚之下將翔將翔而後

斗酒百篇與子米真乎醉鄉

上人像贊

人不再食饑火熾燃師愍餓者由已饑焉節腹餵衆身
天一餐繇十二時垂六十年始有少有苟合苟完日餽
百口行徧大千燃指供佛尚行精堅形如霜葉骨如烟
戀葉縣文省黃龍慧南神儀肖貌踵武比肩

疏引

請師續小引

景武之變不在發難時其實草茅之人早知有此久矣憂深慮
危日日向人言之當事看作無事迄不見省及至臨時倉皇乃始
飛書告急救秦庭之哭不過焦爛故智耳幸觀察來公慨許濟
師便宜移勦數萬生靈得免於難試再一迴想當日光景真譚
虎不覺色變矣目今潢池不驚其勢猶如伏虎養癰而不知者復
妄看作無事後之視今無若今之視昔則刻此書意也

給黃在滋墨引

夫五色之變至黑而盡然墨反以之神其用何也自有

書契以來扶輿精英日就煥發誰實為之假非潑墨淋漓言語文字未必若是之多將日月無光山川銷采宇宙之暗沕甚矣雖然墨亦有幸不幸也或用之而垂訓流馨或用之而放言滋毒此所係在用墨者何與墨事故染指濡毫之際君子慎焉黃君文人也而有道具所製墨亦以此意存乎其間願得是墨者寫道德仁義之言作忠孝廉節之字無鬪舌鋒無競筆劍無託空文於紙上庶不虛此墨也夫因為之銘銘曰與筆為偶與研

非讎意有所至惟子之求或成斛斗或造戈矛一點落
紙功罪千秋人實為之於墨何尤

募建文昌閣小引

吾邑向來科第相望邇乃寥寥踵幾不接文獻舊地颯
然減色嗟乎此諸士之耻也績學不力文藝不工其亦
何辭焉有為形家之言曰一帶河流浩浩東下無所以
障之瀾不迴秀不鍾也人文抑塞職是之故此毋乃曲
為諸士解嘲而卸其責於不可知之地耶雖然近舉髦

輩出家思操觚似學而既力矣文而既工矣尚未見崛起先鳴者或者別自有因而形家之言不為無據也大抵啟運者予天應期者予人而孕靈者予地吾終不敢謂三者之可一缺僉議於東南巽方建一臺於爾水之中上奉文昌以壯形勝風氣肇開必有應之而起者夫淬厲後進興起斯文亦吾輩事也其捐資以襄盛舉凡我同心無有靳

募施粥疏

今庚辰歲旱潦不時海內率苦饑上宵旰憂布衣蔬食
躬桑林之禱比秋獲蝗蝻為祟曠野不得粒燕齊趙魏
之墟皆析骸易子聞者慘悽上愍念三輔元元發帑賜
糶日賑揀不給江南故豐鎬地沃土為焦頻仍旱魃斗
米斛珠五方食指聚等恒沙家無宿舂人有菜色又淮
揚饑民襁負至蟻而行者僵而卧者號泣載路望釜烟
如浮屠光萬竈且冷不得一杯余目擊惻惻然箸不得
下咽曰此誰非赤子而忍令輾轉溝壑何一體之為也

乃昧公先有同心願以芥子粒分功德水抹萬衆生靈
少須臾無死會今歲閏早寒非廣積夙儲為糜以賑之
不可凡我宰官居士祈以智慧因緣廣度津梁仰體好
生德意力行希有布施且賑濟眼前焚溺其求易供其
出易核非若其他禪那勝事如王珣舍武丘之千間龐
媪擲湘流之百萬證明功德有味師在護法宏誓良足
起信古來施粥賑饑善報不可指屈余謂今士大夫省
儉一分減一分罪布施一分受一分福借此芥子願力

自度度人此昧師真實義也敢以告於檀施者

放生疏文

天心惡殺帝德好生觀五戒之文首有攸重張四面之網物將何堪自有欲之可求豈復顧其易盡焚林竭澤或以佃而以漁殺天刳胎且于苗而于狩雖然足以自養未免謂之不仁伏念某慈惠生成孝思多缺未有遺羹之舉追維泣杖之時憶菽水之無歡心有慚於求鯉痛萱花之將萎望猶冀於哺烏誰謂有祈之不應可教

虛願之無酬善平反以加餐人或共以為有一渡螻螳
而延壽已難自信其惟千用是杜枉死之門抑且開放
生之路投身林木可知業已傷弓縱跡江湖莫謂終當
漏網須識吾心之隱當知天地之寬仰叩慈尊俯垂洞鑒

題跋

題顧雪坡瀟湘圖

雪坡顧公以通侯之貴遜跡不居放懷詩酒間蕭然興
寄時時寓之翰墨此其塵視軒冕已徵翩翩高致矣攷

其時奄振鼓燭士氣披靡公有慨於中故託而逃非徒慕季子之風遺榮自傲已也今觀所圖瀟湘景自題有云惟有老袁高閉戶歸舟應是思尊客之句卓然大節見於言外更有超世之意其孫不盈英爽曠遠羞與噲伍因逆賢當柄長謝宿衛自甘家食垂十三年不出書法畫思踔絕詞場世其家學所淵源遠矣

題吳文仲畫大士像跋

嘗覽攝山志載吳文仲畫阿羅漢像五百軸以為此希

世之珍也已卯解樞席皖上蔣子卿隨遊棲霞披尋古蹟僅得董宗伯元宰所為撰記詢之主藏僧云此藏竟未成就初得數十餘軸元宰憊憊便為作記後併數十軸亦為大力者攫取去矣深用悵然入夜夢中若有所遇曉起適年家子李君持一軸見遺展視之即文仲所作大士像也不勝歎異因留付山中俾一門禪人謹虔奉事以補此段因緣緣欲偶志歲月併志靈感云

題汰如法師卷

余覽禪史見聞益禪師開法清涼指示諸佛諸祖要領
言見道為本明道為功便得大智慧力又泰欽法師欽
補教主云本擬住山養拙柰緣先師有未了公案所以
出來為他了却歷來古德尊上教法若離教尋宗直是
明眼落井且無論前後際大地衆生不能豁然超悟而
佛祖敲牀豎拂擔子如何拋却二楞老人所云方今佛
法橫流僧海渾濁良有感也汰公尊其師訓舉唱宗乘
闡揚大教今說法寶座弟子如雲如雨猶不忘先師公

案出示此卷自是傳燈真實語錄他日了却法嗣擔子
證佛作祖向百尺竿頭放身撐船漢即是弄潮人安見
宏一經一論不是第一重階級也汰公自此報恩矣

書定水卷後

天童老人持一條棒喝醒了多少渴睡不佞未親聆音
旨每讀語餘諸編銀山鐵壁無些子漏隙想見其人真
藏身處沒蹤跡也辛巳春聞飛錫白下旋即遄歸當面
錯過深以緣慳為恨越初秋偶適圓覺庵晤定水禪人

見其道韻淵澄問之知為天童高足因出此卷前有天童乞米手跡余戲語定水曰和尚乞米供大眾且道喫餅的是阿誰若塞却咽喉能下一粒否縱任汝大嚼曾沾一粒否汝欲來生供養十方只今見在何處請禪人下一轉語我當為汝點破照天照地也不然定將三十拄杖掛汝眉毛上寄語天童畢竟喫餅的是阿誰

梵網經直解弁言

言炎炎非夸理空空不頑達人信之餘則大笑焉或曰

夙慧自天積迷永墮此中知與不知如水涇渭如草薰
猶未可同年語也或又曰不然也恒河世界化起日城
夫亦烏乎知而烏覩乎不知趙州茶仰山飢廬陵米當
筵大嚼與尋常葵藿菽麥又烏乎辨夫人生於四大偶
聚之身生未經禍亂不識存亡輪報之因不發心地光
明之藏不譯諸佛菩薩修持之書不逢大善知識登壇
闡示諸宗義信者不槩見而笑者接踵固其所也指觀
墜地狗性徒存殺氣連天貓兒誰斬悲夫悲夫今天下

茶苦茂以加矣寇擾中原刈人命如草菅然又無問異物揆所元來固不緣信者之乏人而亦笑者之宏多乎余往見名山大刹之中高置法座登演三車伐大鏞樹寶幢鼎篆風花璀璨光曇侍從儀仗鵠立左右儼然如古王者禮祇承明訓練聽伏息書記參紀此其與功令之畫一萬夫動遵禮法之義將毋同然卒不見浮提之人屠刀釋而見性石額點而傳燈豈有異故則亦解法者之未繩乎法度世者之未遑自度也余年來薦歷兵

戎數經憂患兵燹之慘觸目痛心會此火坑灰劫何由
以楊枝灑之立躋清涼會寅秋三昧禪師說戒長干高
登法座現智身於華藏騰應質於娑婆於時浮屠九級
放光明相都人士觀者如堵墻持誦之號微於皈依投
體者以萬數薦紳先生遠逼暨諸文人名士質疑護法
以百千數而余爰得拜於風下西來大意指示娓娓隨
叩發聲耳聾却走未幾千華社結四衆雲來即素有非
笑我法咸相顧咋舌無敢出聲余以是信師之能以自

度者度人慈航寶筏具在是矣昔大雄氏為一切衆生
開心地道或頓或漸罔不基命于戒定慧智實此如穀
種今使人人立愛惟親消除殺孽綠林脫劍黃巾賣刀
菩提樹下光珠燄燄無生本來各有安放俚心地黑風
鬼國悉是清淨大千安見此五十八戒中固不已合天
人眼而竝觀齊大小乘而一致歟吾師金策所駐闡法
繁殷以夙昔所釋梵網經簡閱推詳闡發妙義字櫛句
比不牽枝葉香雪衲子為之筆記凡三付剞劂而此實

集其成顏曰直解為信之者廣長舌也若夫金剛寶藏
性地圓明妙戒法門修証源本亦無所庸解矣

序純陽妙道神化紀

陶貞白嘗稱天上無凡俗神仙余疑夫山澤之癯窅然
邈世暫游萬里少別千年斯其於世未數數然亦釋氏
所訶為自了漢非凡與俗吾烏乎知之是語也惟純陽
足當之矣世傳先生數舉進士授枕逆旅翩然高逝而
其蹤跡時在人間如月映千江如燈分四座遇之者不

擇酒肆姪坊對之者不必高人韻士或者謂其度世心切時從草裏覓人抑亦當年名根未忘暫爾入鄽垂手然余嘗懷化鶴來歸人民非故俛仰之間已為陳跡修短亦旦暮耳豈必朝菌駒隙之為夢而絳霄碧落之為覺耶漢武讀子虛大人便飄然有凌雲之志先生若非神化無方出空入有幾令夢中人笑人寂莫為問先生盡天地人歷塵沙劫還有不在夢中者無先生應謂我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北吳歌小引

語云美不自美待人而彰夫人苟能彰亦何必其果美也如陶之彭澤潘之河陽白蘇之西湖地豈能重人哉以人重耳不然宇宙大矣勝水靈山錯峙何限不一出入韻人口角寂寂都歸湮沒地之遭遇固有幸不幸也我邑故有八勝曰月潭曰秋塚曰照臺曰晨閣曰黃河曰烟柳曰春城曰甘泉今已或湮或圯或剝落闌珊矣弔憑者徒亦彷彿荒烟衰草之外披尋斷簡殘帙之中

安有勺水剝山足相映發者思侗王公採謠問俗播之
詠歌韻語津津噴薄齒頰間總之興會所至境寄蕭條
胷中自有丘壑昔人稱孫子不關山水而能作文當亦
同此襟情耳致使顏嶺顏開寒波色動真我吳幾百年
來一大快事也又安知後之攬者不亦猶彭澤稱陶河
陽稱潘西湖稱白蘇耶謂公不朽我吳也可謂吳不朽
我公也亦可請以問之觀風者

跋麥舟圖稿

余與乘六系出文正公稱兄弟行辛未冬晤潞河署中
依依水木之誼數日不能舍座間譚及家自吳而虞携
有先忠宣麥舟圖一卷歷代寶藏不知何時失去幾十
年矣今歲釋褐後無意遇之都市以錢五千得之此吾
家天球宗彝乃作合浦珠還一段因緣不亦奇耶薰沐
展玩仰見先世仁施義舉篤念貧交慷慨意氣浮動楮
墨間百載而下猶令聞風興起而況吾等羨墻如或見
之者乎嘗攷先文正父子立朝風槩即遇事敢言矢志

澄清而持議皆識大體惜人才以國家元氣為念至其
出鎮行師必策萬全不以人性命徼倖故能功業炳烺
古今此為人臣與為子孫者所當師法余方治兵兢兢
守先訓弗失於時謬有破膽之號何敢當乘六授官之
初抗疏陳邊計被譴無所避侃侃任事可謂豪傑名德
之裔應有興者丕揚祖烈是在後人乘六其勉之哉

忠宣公誥命跋

此吾先忠宣公拜僕射制詞也公濟美文正稱元祐賢

相第一時承安石新法之後海內困擾公實左右溫國
引用諸正登朝羣小眈眈側目而苦心劑調保和元氣
一時功業繼文正而光大之炳耀史冊可攷而知也此
誥出蘇文忠手筆中間息兵安民憂國強諫真繪公父
子心事寧第千秋袞錫之榮已乎吾黨子孫克繩前烈
師文正之先憂後樂法忠宣之去泰去甚展卷興思不
勝弈葉弓裘之慕家璽卿什襲以貽後人幸念舊勲績
戎祖考即以此卷當我范氏傳研可矣

麥舟圖跋

余庚午以少司馬持節出鎮潞河時燕市有售麥舟圖者衆以為余家物也特賚來獻因和門嚴整言不得前次歲辛未乘六中丞新方登第看花長安詢知為其先世所藏不知何年遺失遂用五十緡贖取携來署中道其來歷共相歎異閱之乃元人筆隨令名手臨摹二本為跋數語與乘六什襲而去夫以先文正忠宣先天下憂任天下重以賻故人之喪亦奚必侈為盛事顏之圖繪

然每想其建立功業赫奕古今惟是輕財好施能得士
心故天下皆鼓舞奔走恐後樂為之用即今楮墨尺幅
間慷慨義烈之氣有可想見者則此卷亦龍一甲鳳一
毛矣特書副本之一贈我太蒙願交勉之以勿替斯志

刻山行雜詠跋

家嚴少工古文辭然性豪逸稿多散落十無一存者至
於詩則又得之山花谷鳥之間對酒酬客之餘信口濡
毫 不藏副墨益百無一存矣乙巳有岱之行由靈巖達

歷下返轡乃走易水遊屐所至友人與俱每有言詠輒
為擷去歸來錯落紛披奚囊間小子文乃得受而私讀
之彼時初方授書雖意義未了而誦之琅琅不啻奉學
詩庭訓也時著巾箱越今十二稔矣而若魯靈光之歸
然獨存則微惠於友人多爾爰付梓人以無使散落如
他稿固大非家嚴意也

文忠集卷八